靖節先生集

靖節先生集卷之十

安化陶　澍集注

集聖賢羣輔錄下

太尉河南杜喬字叔榮狀喬治易尙書禮記春秋晚好老子隱居不仕年四十爲郡功曹立朝正色有孔父之風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狀奐廉方亮直學該羣籍前後七徵十要三爲邊將財貨珍寶一無所取矯王孫祼形宋司馬爲石槨幅巾時服無棺而葬焉。澍案李公煥本汲古閣本作前後七徵十要何孟春本作前後仕進十要銀艾惠棟後漢書補注引甄表狀作七徵十要此何据後漢書十要銀艾改耳孔平仲曰銀印艾即綠綬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也。

侍中河內向詡字甫興狀詡博覽羣籍兼好黃老元虛泊然肆志不慕時倫積三十年澍按後漢書獨行傳作向栩

太傅汝南陳蕃

字仲舉狀蓄懷偉秀出雅亮無倫學該墳典忠壯謇諤又曰明允貞亮與大將軍竇武志匡社稷幾事不密為羣邪所害

太尉沛國施延字君子狀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惠棟曰東觀記延以選舉貪汙策罷甄表狀似非實錄故范書無傳

少府潁川李膺字元禮狀膺承三公之後生高潔之門少履清節非法不言英聲宣於華夏高名冠於縉紳

司隸沛國朱寓字季陵一名詡右一人訪其中正無識知行狀者皆本郡訪問者老識寓云桓帝時遭難無後

太僕潁川杜密字周甫狀密清高雅達名播四海歷統五郡恩愛化民

大鴻臚潁川韓融字元長狀融聰識知機發于岐嶷時人名之曰窮神知化兄弟同居至于沒齒處卿相之位且二十年本身守約不順厥問

司空潁川荀爽字慈明狀爽年十二隨父在公府羣公卿校咸丈人也或遣進奏或親候從儒林歸服究極篇籍

司空清河房植字

伯武。狀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靖恭袞服雖季文相曾晏嬰在齊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聘士彭城姜肱字伯淮。狀肱履元知立莅純固事親至孝五十而慕學綜六藝躬通究微行隆華夏名播四海

太尉下邳陳球字伯眞。狀求清高忠直孝靈中年欲誅黃門常侍以此遇害

司空山陽王暢字叔茂。狀暢雅性貞實以禮文身居家在朝節行異倫

徵士陳留申屠蟠字子龍。狀蟠年九歲喪父號泣過于成人未嘗見齒每至父母亡日三日不食在塚側致甘露白雉以孝稱州郡表其門閭不就徵年七十二終于家

衛尉山陽張儉字元節。狀儉體性忠實閨門孝友臨官賞罰清亮絕俗

大司農北海鄭元字康成。狀元含海岱之純靈體大雅之洪則學無常師講求道奧數宣聖範錯綜其數作五經注義窮理盡性也

徵士樂安冉璆字孟玉。狀璆體清純之性蹈高潔之行前後十五辟皆

不就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陳仲弓皆歎其高風澍接後漢書陳蕃傳周璆字孟玉此作冉誤太尉漢中李固字子堅狀固當順桓之際號稱名臣大將軍梁冀惡直醜正害其道桓帝即位遂死于讒有道太原郭泰字林宗狀泰器量宏深孝友貞固名布華夏學冠羣儒州郡禮命會不旋軌辟司徒徵有道並不屈益州刺史南陽朱穆字公叔狀穆中正嚴恪有才數所見初補豐令政平民和有虙子賤之風上書陳損益辭切情至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資純美高亮幹輔國朝忠謇正直之節播于京師聘士豫章徐穉字孺子狀穉妙德高偉清英超世前後三徵未嘗降志抗名山棲養志浩然有夷齊之高遯伯玉卷舒之術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狀規少有岐嶷正直之節對策指斥黃門梁冀不能用退隱山谷敦樂詩書

右魏文帝初爲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賢。後明帝乃述撰其狀見文帝令及甄表狀。

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爲度遼將軍幽并清靜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除家一人爲郎辭不受願徙居華陰故始爲宏農人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字威明。　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

右涼州三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見續漢書。

韋權字孔衡。　權弟瓚字孔玉。　瓚弟矩字孔規。

右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遂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汲古閣本作保

兵至俱死時人稱之號韋三義見三輔决錄

荀儉字伯慈漢侍中悅之父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漢光祿大夫彧之父年六十六緄弟靖字叔慈或問汝南許劭靖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靖隱身修學動必以禮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靖弟燾字慈光舉孝廉年七十汲古閣本燾作壽燾弟汪字孟慈昆陽令年六十汪弟爽字慈明公車徵為平原相還光祿勳司空出自嚴藪九十三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爽弟肅字敬慈守舞陽令年五十肅弟旉字幼慈司空掾年七十樹按後漢書章懷注旉本作敷

右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勃海苑康樹按後漢書荀淑傳

作苑康苑苑通作范則非也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美之曰高陽氏才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公沙紹字子起　紹弟孚字允慈北海耆舊傳稱孚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孚弟恪字允讓　恪弟逵字義則　逵弟樊字義起

右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奇士也見魏明帝甄表狀及後漢書惠棟後漢書補注袁山松書曰公沙六龍天下無雙范書公沙穆傳亦云六子皆知名與此異

膠東令盧氾昭字興先。樂城令剛戴祁字子陵。各本作戴祈何校宣和本作戴祁。潁陰令剛徐晏字孟平。涇令盧夏隱字叔世。州別駕蛇邱劉彬字文曜。一云世州

右濟北五龍。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五龍。見濟北英賢傳。

孝廉杜陵金微字元休。位至兗州刺史上計掾長陵第五巡字文休。與先之子興先名德司空伯魚之孫名士也不詳巡位所至時辟太尉掾上計掾杜陵韋端字甫休。位至涼州牧太尉濤按章懷後漢書荀彧傳注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此作太尉疑誤。

右同郡齊名。時人號之京兆三休。並以光和

元年察舉見三輔決錄

晉宣帝河南司馬懿字仲達　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　中領軍譙朱鑠字彥才　侍中濟陰吳質字季重

右魏文帝四友見晉紀

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字嗣宗　中散大夫譙嵇康字叔夜　晉司徒河內山濤字巨源　建威參軍沛劉伶字伯倫　始平太守陳留阮咸字仲容籍兄子　散騎常侍河內向秀字子期　司徒琅邪王戎字濬仲各本作濬沖何校宣和本作濬仲澍按諸書皆作濬沖惟嵇康別傳作濬仲與

此合

右魏嘉平中並居河內山陽其爲竹林之游世號竹林七賢見晉書魏書袁宏戴逵爲傳孫統又爲讚

吳範相風吳人 劉惇占氣河內人 趙達算河內人 皇象書廣陵人 嚴子卿棊名昭武衞尉畯從子樹按三國志注作嚴武 宋壽占夢十不失一 曹不興畫爲孫權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以爲蠅後張御坐權以爲眞蠅手彈不去方知其非也 孤城鄭姥相見王粲于童賤謂仲必至師傅後爲太子太傅

右吳八絕見張勃吳錄

陳留董昶字仲道樹按晉書隱逸傳作董養 琅邪王澄字平子

陳留阮瞻字千里。一云阮八百。即瞻弟孚。孚遥集朗率多適。故大將軍王敦云。方瞻有減。故云八百。　潁川庾敳字子嵩。　陳留謝鯤字幼輿。

太山胡毋輔之字彥國。　沙門于法龍。　樂安光逸字孟祖。

右晉中朝八達近世聞之故老。何注晉光逸傳逸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數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呼入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八達据此則八達無董昶王澄庾敳僧法龍及阮瞻而瞻弟孚與焉故并記之

裴徽字文秀。魏冀州刺史。樹按裴松之魏志裴潛傳注潛少弟徽字文季此作秀疑誤

裴楷字叔則。徽第三子。晉光祿大夫。裴綽字季舒。楷弟。長水校尉。裴瓚字國寶。楷子。中書郎。裴邈字景初。楷孫。欽子。太傅左司馬。澍按。景初裴志作景聲。裴遐字叔道。瓚子。太傅主簿。澍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及晉書皆以遐為裴綽子。此作瓚子疑誤。裴康字仲豫。徽第二子。太子左率。裴頠字逸民。楷孫季子。晉尚書僕射。澍按。裴注頠乃潛孫秀子。楷其從父行。此云楷孫。當是潛之誤字。又誤秀為季也。王祥字休徵。晉太保。王戎字濬仲。父渾。涼州刺史。祥族子。司徒。王澄字平子。衍弟。裴綽女壻。荆州刺史。王導字茂宏。覽孫。裁子。敦從弟。丞相。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康女壻。王衍字夷甫。父乂。平北將軍。戎從弟。太尉。王敦字處仲。覽孫。基第二子。大將軍。王元字眉子。衍子。陳留內史。

右河東八裴。琅邪八王。聞之於故老。何法世說裴王

二族盛于魏晉之世。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衍。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元。裴康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又謂四裴

魏司空王昶。字文舒。昶子汝南太守湛。字處沖。何注。太守當作內史。謝按裴松之魏志王昶傳注亦作太守。湛子東海內史承。字安期。何注。內史當作太守。謝按沈約宋書州郡志有太守有內史。東海稱太守不稱內史。晉百官志。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宋志亦云。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漢亦置相一人主治民。晉武帝改太守為內史。省相。是治王國者稱內史。他郡稱太守。其職一也。時東海王越國東海。故承稱東海內史。不稱太守也。承子驃騎將軍述。字懷祖。何注。述歷尚書令。此驃騎將軍贈官也。述子安北將軍坦之。字文度。何注。坦之官中書令。此安北將軍亦贈官。

魏尚書僕射杜畿字伯侯　畿子幽州刺史恕字務伯　恕子鎮南將軍預字元凱　預子散騎常侍錫字世嘏何注晉書預傳錫終尚書左丞從前未嘗官常侍　錫子光祿大夫乂字宏治何注晉書外戚傳乂字宏理襲爵辟公府掾爲丹陽丞早卒金紫光祿大夫其追贈官也

右太原王京兆杜各稱五世盛德聞之於故老凡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葢盡於此矣漢稱田叔孟舒等十八及田橫兩客魯二儒史並失其名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所以撫卷長歎不能已已者也

八儒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爲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僞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三墨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忮於衆。此宋鈃尹文之墨。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稱經而背譎不同。相謂別墨。以黑白。此苦獲以齒鄧陵子之墨。宋庠私記曰。八儒三墨二條。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即知其後無餘事矣。

諸本評陶彙集

自李公煥本靖節集前有總論諸本匯之遞有增錄今彙爲一卷刪其重複又續采數條附於其後其已見本篇者則悉畧焉

朱文公語錄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眞个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鋭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楊龜山語錄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也。

眞西山曰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以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之根本準則

魏鶴山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

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

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

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

又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與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黃山谷跋淵明詩卷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

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胷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又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

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是乎此言盡之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陶潛謝朓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鉥心劌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

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

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李白云淸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陳后山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蔡寬夫西淸詩話曰淵明意趣眞古淸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

休齋曰人之爲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葢

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雪浪齋日記曰爲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劉後村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

明果印可否。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寓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何可欺乎。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湯文清公曰。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以上李公煥原採總論。

朱子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

死不葬，爲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衡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葢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

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淸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眞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玄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眞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何孟春曰以靖節爲老莊語出朱子而眞氏爲之辨如此蓋朱語門人所錄未可信靖節人品未可

輕議矣臨川跋朱子書陶詩亦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此直晦庵一時所見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昨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而有味東坡晚年極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

嚴滄浪詩話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

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許彥周詩話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媿辭。所以能爾。

黃徹䂬溪詩話曰。淵明非愛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足以識之。

敖陶孫詩評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鄭厚藝圃折衷曰。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

海。

劉後村詩話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松石軒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淸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厥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臨乎彼者耶。

何孟春曰。陶公自三代而下爲第一流人物。其詩文自兩漢以還爲第一等作家。惟其胷次高故其言語妙。而後世慕彼風流。未嘗不欽厥制作。欽厥制作。未嘗不尙論其人之爲伯夷爲黔婁爲靈均

子房孔明也。

以上何孟春陶集附錄及總論所增。

鍾嶸詩品曰。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淸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蘇東坡曰。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李獻吉曰。靖節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厥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

李賓之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王元美藝苑巵言曰。淵明託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茅鹿門曰。間讀陶先生所著歸去來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謂古之栖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感士

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擊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藉眞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先生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無及然則先生豈眄眄然歌詠泉石沈冥麴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縶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

徘徊待盡邱壑焉耳。

劉朝箴曰，靖節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風流非抗執，平淡自得，無事脩飾，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飢寒困窮，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慮皆空矣，及感遇而爲文詞，則率意任眞，略無斧鑿痕煙火氣，千載之下，誦其文想其人，便愛慕向往，不能已已。

潛玉曰，靖節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雲，皆自況語，人但知義熙以後先生恥事二姓，孤隱於醉石五柳間，而不知義熙以前，雖與鎭軍督郵同塵錯處，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詩云，自我抱茲獨

俯仰四十年又云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慨不

生炎帝帝魁之世而賦感士不遇云擁孤襟以卒

歲謝良價於朝市蓋合晉宋而發慨也豈其參軍

事令彭澤即云良價哉顏延年曰物尙孤生先生

眞孤生也

以上毛晉綠君亭本陶集總評所增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

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

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者

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

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元理。曲臻雅致。標

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逋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葢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東坡詩話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

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眞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范元實潛溪詩眼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

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之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

朱子文集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

都元敬穆南濠詩話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姜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蔡寬夫詩話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刋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

吾師

釋惠洪冷齋夜話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

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眞得淵明之遺意耳

都元敬南濠詩話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爲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

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盍眞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陳善捫蝨新語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爲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要知陶淵明須

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眞

又曰余每論詩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爲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矍然若有悟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陳伯敷繹會文章歐冶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眞景眞意眞事眞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

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

宋景濂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王彝跋臨流賦詩圖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胷中似與天地同流其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為淵

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
盖得諸其胷中而已。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爲正耳。
趙鈍叟維寰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興會所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云爾。必以爲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墮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升菴詩話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玆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宿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其著聖賢羣輔錄五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陸樹聲長水日抄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其爲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淸遠去來何依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

處心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江進之盈科雪濤詩評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

張爾公潔生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豈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

顧炎武日知錄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

者出焉則其人之眞僞即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旣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眞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眞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眞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之言者僞也

黄維章文煥陶詩析義序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槩陶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奥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

品陶徒曰隱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標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詰韋孟，羣附陶派，誰察其霄壤者。

以上吳瞻泰陶詩彙注所增。

鍾伯敬曰：陶詩閒遠，自其本色，一段淵永淹潤之

氣，其妙全在不枯，

趙鈍叟曰，淵明靈運同爲晉室勳臣之裔，靈運浮沈禪代，襲爵康樂，晚乃自悔，有韓亡秦帝之語，博浪未椎，身名並隕，以墜家聲，惜哉，獨淵明解組，肆志鴻冥，鼎革之間，不友不臣，易紀元以甲子，凜然春秋大義，雖寄懷沈湎，而德輝彌上，殆首陽之展禽，箕山之接輿也，

以上蔣熏陶詩總論所增，

施彥執北牕炙輠錄曰，人見淵明自放於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學道至苦，故

其詩曰淒淒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越去來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又曰周正夫云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又曰正夫書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盡天下書識盡萬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於胷中浩乎無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於詩淵明

隨其所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豪作爲故子嘗有詩云子美學古胷萬卷鬱含蓄遇事時一麾百怪森動目淵明澹無事空洞撫便腹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此但隨所觸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本於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上仝

王圻稗史曰詩本觸物寓興吟咏情性但能輸寫

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於組織雕鏤，故語言雖工，而淡然無味，與人意了不相關。嘗觀淵明告子儼等疏云，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高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皆其平生眞意。及讀其詩，所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直是傾倒所有，借書於手，初不自知爲語言文字，此其所以不可及。人誰無三間屋，夏月飽眠睡，

凭几讀書藉木陰聽鳥聲而唯淵明獨知爲至樂則知世間好事人所共有而不能自受用者何可勝數吾今歲闢東軒自伐林間大竹爲小榻一夫負之可趨擇美木佳處即曲肱跂足而卧殆未覺有暑氣不知與淵明所享孰多少但恨無此詩耳

此條見葉夢得石林詩話凡王氏所采皆前人舊說不一一細標出處也

又曰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晉惟淵明唐惟少陵敘事者如畫師肖貌各隨其形之妍媸議論者如老吏斷獄悉得其情之本末漢惟子長宋惟子瞻

又曰陶淵明詩如白日掩柴扉虛室絕塵想固可見其有道氣象而萬物各有托孤雲獨無依可以見其孤忠自許詠荊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其自作輓詩劉坦之以曳杖易簀比之豈溢美哉李太白對影成三人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予和揮盃勸孤景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世道衰降不能少見於行事讀其詩可以得其心焉

又曰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迹李詩遜不是無雕飾但

雕飾到自然處，故見其逸之趣，不見其飾之痕。

又曰，杜有全學陶者，陶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又云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而杜寫懷云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又云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明明自陶脫出來，但讀陶後二語，殊覺杜之爲煩。

又曰，李白亦多用陶語，陶云揮盃勸孤影，而李云獨酌勸孤影，陶云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而李云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

馮鈍吟雜錄曰，陶公讀書，止觀大意，不求甚解，所

謂甚解者。如鄭康成之禮。毛公之詩也。世人讀書正苦大意未通耳。乃云吾師淵明。不惟自悞。更以誤人。

以上新增。